

桥上舟山

□浙江日报舟山分社 林上军

有一个岛，每临国庆节，家家户户门前，总会矗起一面面鲜艳的国旗。几十年了，这种习俗，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这个岛，在东方大港舟山洋山港区。

这个岛，近在咫尺，就是国内最具现代化的集装箱装卸港区；这里的集装箱吞吐量，世界第一。

现代化港区与上海大都市由桥相接。

入夜，站在这个岛上，眺望不远处灯火辉煌的港口，乃至如游龙般的东海大桥，总希望对面的码头所在岛，也有桥延伸过来。

这是一个梦，看似触手可及，目前还可望而不可及？

桥，对于过去的舟山人来讲，宛如一道彩虹，想象的时候，它出现了；想完了，它消失了。

舟山，一个多么具有动感的名称。踏着浪花，迎着浪涛，凭那支橹，撑那片帆，靠那台机器，带着历史的记忆，穿梭于岛和岛之间。

风浪里出没，天生的讨海人，半条命一直悬在船舷。桥？曾经离舟山人太远了！不怕风浪翻滚的跨海长桥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、东方神话。

太阳永远不会从西边起来。但是，舟山人的桥之梦，有一天，终于随着东边的日出圆起来了。

先是飞机场的那座岛，有了像模像样的跨海大桥。这一段海路，虽不长，但有了桥，车辆被阻的日子几乎一去不复返。举行开通仪式的那天，车子开到桥中央，我从车上下来，在桥板上踏踏实实地跑了一段路。桥下百舸争流，汽笛阵阵，船民们用自己的方式祝贺——桥——横空出世。

有了这座桥，舟山人关于桥的想象翅膀逐渐飞得高远。走向大陆，把群岛一个个衔接起来。

搭积木容易，造真桥难啊！资金短缺，怎么办？借！有那么一家企业，说好给借的，但到了节骨眼上，却支支吾吾。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凭着吃鱼人的智慧，资金难题终于一步步解决了。

砸向跨海大桥的资金，何时有个够？凭着一股实力、一股韧劲、一份支持，造桥的经费终于有了着落。

桥一节节铺设过去了，岛一座座连起来了，流动的东西一点点进来了。舟山半升洞特色食品店的老板，忘不了舟山跨海大桥开通那年的生意经，本来关门大吉的店，重换生机，顾客盈门，因为自驾游方便了，外来客多了，内中的消费强度谁也猜不透。

环环相连，震撼世界。忘不了西堠门大桥的第一根导索绳牵引场景：直升机缓缓上升，下面带着一根绳子，从桥塔的这头飞到那头，自此铺桥的钢丝、材料就有了运送通道，源源而过。如今大家看到的关于桥面的一切，就肇始于这条绳子。用飞机递送造桥起步阶段的导索绳，这在当时开了全国行业先河。而难度在于，飞机要悬飞于桥塔上端很近处停留一会儿，稍有不慎，可能机毁人亡。后来这座桥的造桥工艺获得被称为行业“诺贝尔奖”的菲迪克杰出项目奖。

这世界，造船的技术突飞猛进，船形越来越漂亮，船速可以越来越快，船内部功能越来越丰富，但方便程度，怎么能替代桥之便捷。

想起了舟山的蓝色公路——渡轮载车踏浪行，这是舟山进入大桥时代之前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。

舟山人终于可以坐着汽车穿海而行。近一个小时的航程中，那些心情好的、具新鲜感的人们，往往走到舷边，观望两边风景，海风扑面，青山醉雾，鸥鸟畅翔，洪波涌起，日出江花……。

就在蓝色公路还未开通之际，有专家担心，每天的车子能不能有100辆？然而，随着中国汽车时代的到来，每天至少上千辆；节假日，汽车排成长队，绵延数公里，怨声载道。他们中，很多是来观光吃海鲜的，尤其是夏天，舟山通透的空气，适宜的温度，凉爽的海水，人们纷至沓来。

四五十分钟渡轮，看似时间也不怎么长，但在船上摇啊摇，毕竟还是不方便。有人感叹，按照这样的速度，舟山想要快速发展才怪。

2009年12月25日，舟山通往大陆的连岛大桥终于通车！绵延50公里，造型各异，如苍龙卧波，如竖琴奏鸣，如飞天凌空，震撼、震撼，气势非凡，显示出舟山人敢想敢作敢为的胆魄。

自此，桥在舟山的海面上越来越多，昔日少有人涉足的岛屿，因为有了桥，成为宜居之地；有了桥，成为开发热土。

千岛之城，如今至少有20多座桥。因为桥，海中洲变得更加可爱可亲，海上花园城市渐渐成型。

桥改变了舟山的命运，改变了舟山人的命运。桥吸引着更多外地人前来居住创业——就业、养老、开民宿、做水产生意、投身于各种各样的海洋新兴产业……

这是一座用桥证明自己的城市，是一座由桥而兴的城市，舟山群岛新区、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、浙江自贸区，一切的一切，离不开桥的付出、桥的功劳、桥的图腾。

如今，桥还在群岛间延伸。今年年底，岱山，这座“蓬莱仙岛”，因为桥，将彻底撩开神秘的面纱。桥是海岛人所期盼的，但如果因为桥，而失去昔日舟船来往的悠闲，似乎缺少点什么。

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，许许多多将因为桥有所改变或强烈嬗变。

知道现在的舟山人对建造哪一座桥最向往？应该就是通往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桥。

舟山与上海渊源向来流长，以前的舟山人外出讨生活，第一站往往是去上海，也出了不少著名商人，甚至成为商会会长。如今的舟山人，渴望着与那边有一条便捷的通道——北向大通道。

一旦通了，如果是国庆节，洋山港区那座岛上的一面面国旗，会映入过往来客的眼帘。据测算，一旦高铁开通，从上海浦东机场岛与舟山市区的行程是40分钟。那个时候，舟山是上海实实在在的海岛公园，上海则是舟山群岛的一段岸线陆地。

大通道在金光四射的涌波中劈浪穿行，现在，它似乎是舟山人浙江人的事情；其实，上海才是最大的受益者。

事实或未来必将证明，这座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出岛记（下）

□岱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李娜

2014年9月1日

2014年，儿子要上初中了。最早听到“蛟川书院”的名字是在一个老领导那里，知道那是个好学校，在宁波镇海。况且宁波有家人在，便带了儿子去考了。小子也算争气，考上了。

之后的六年，是一段艰苦的日子。整整六年，我在岱山、宁波两地切换，周一到周五在海岛上班，周末两天在城市陪儿子。夏天的台风天、春秋的大雾天，经常把我们截在码头，雾锁岛城、望洋兴叹是常有的事；更别说每个周五下午，在码头上那种出城高峰时的焦灼等待。渡船输送着几百个像我一样去城里看望孩子的父母亲。

相比儿子读初中的那三年陪读时光，后面的高中三年已经好了很多。因为去那读书的人多了，多数时候我们可以跟别人拼车。一路上有说有笑，时间过得飞快。和在那边读书的很多人一样，我们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，一周两天在那边过家家。生活比初中时候有规律多了。

但是等依然是常态，六年生活六年的等。周五下午的等是心有所盼的等，一下班不敢吃晚饭猴急急赶往码头。夫妻两人各自分工，一个在车里排队，一个去码头边买点快餐或者包子，在等船的间隙当晚饭吃了。这样的等待还是愉快的，因为心系着孩子，几户等车的人家聊个天，时间过得还快的。

最难熬的是五一、十一长假的等待。海岛的五一、十一是旅游旺季，加上长假探亲回来的多，于是在三江码头和高亭山外码头每每上演气贯长虹的“长龙候车图”。那真是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，私家车的普及在这里体现。长假初期，三江码头，车子排到码头外面红绿灯开外的几公里，造成三江路段的拥堵；高亭码头，车队排到几公里开外的小高亭，逼近浪激渚，场面蔚为壮观。如果逢十一又遇上台风，前面一天停航的日子，人流最多的时候，码头上会等四五个小时，而家到码头只有二三公里

路。归家和外出的游子苦不堪言。

网络预约车随着时代的进步应运而生，但是碰到这种万车涌向码头的日子，网络预约早已无法伸展拳脚，岛民们只有干着急的份，心中盼望着早日连大桥，早日结束这种原始的等待。

2020年10月1日

秀山连岛大桥的开通，对我们每周外出陪读的父母来说，真是莫大的喜讯。从此，结束了高亭山外码头到三江码头50分钟的渡船时间，改为秀山到三江15、20分钟的渡船，而且来回滚动到半夜。

也要排队，交通越便利，进出岛的人越多，但是少了航程，少了拥堵等船的时间。等，不再是遥遥无期，不再是随随便便一小时以上的等，只要不是周末和节假日，一般等候不会超过半小时。渡船往返班次多，汽渡的“肚子”又大。

周五下班，我们叫了网约车，手提着周末犒劳孩子们的食材，一路有说有笑，畅谈着现在憧憬着未来，从岱山出发两小时就到了镇海的家。孩子们九点半下了夜自修，各回各家，吃上了各自妈妈为他们准备的暖心夜宵，一边吃一边汇报着这一周的学习生活，老师同学的各种趣事……

六年的奔波，似乎都在为海岛的交通事业做贡献，其间吃过海岛交通不便的苦头，深切体会到今天和明天便利交通的弥足珍贵。更可期的是，今年2021年岱山即将结束悬水孤岛的状态，真正进入大桥时代，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时出岛。

儿子已在2020年秋顺利入读心怡的大学，继续他的求学路。我也完成了我最重要的人生大事之一，从周末陪读妈妈荣升为“前空巢妈妈”。生活重心改变，我继续追求我自己的人生梦，做我想做的事。

依然经常会外出，现在开车坐渡船，下半年从大桥出发，享受社会发展带给我的便利。只是我的终点不在儿子那里，我要去看风景，写我自己的诗。



饱满的谷粒在阳光下熠熠生辉
每一粒都闪烁着一个人的名字

他在大地上演奏的乐章
美过世上最动听的小提琴曲
他在大地上付诸的智慧和汗水
强过世上最坚定的誓言
□舟山市华丰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姚崎锋

游安吉董岭

千仞高山夜幕深，
以为笃定可摘星。
谁知天高皇帝远，
云卷云舒笑煞人。
原是荒山野猪岭，
如今游客数不清。
农户农家满宾朋，
百年盛世享太平。

□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阮少华

■诗艺

十月，闪光的稻子

那平凡的事物直指内心
稻子，百姓赖以生存的
七千年传承
并一直牵系着历史和文明的进程

袁公，天资聪慧，学养有加
本可以学而优则仕
为了从小的家国情怀
他却选择了一条默默无闻朴素而艰辛的路
真正的耘者以百姓为情怀
可敬而高贵的灵魂
献给了大地上最平凡而伟大的事业

六十度春秋，几近一人之力
不计其数的试验与筛选
终获“杂交水稻之父”的荣誉

当城市和乡村里无数的后辈
已经分不清水稻与稗草的区别
从一株秧苗到一粒谷子的蜕变
他们已经无缘见证
他们不知这世间多少的美食源于稻子时
我们更应怀念改变这一切的伟大的农夫

一株稻子立在大地上
亿万株稻子立在大地上